

母亲的十份入党申请书

葛鑫

我的母亲出生于1940年代，与党同一天生日。仿佛是上天的巧妙安排，让这位平凡女子的一生与党紧密相连。更为巧合的是，母亲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，于一九八四年的七月一日，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，从此，她的生命便与党的旗帜紧紧系在了一起。

母亲师范毕业后，一直站在三尺讲台上，用她的知识和爱心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。然而，在我心中，母亲的形象并不仅仅是一位教师，更是一位对党有着坚定信仰的忠诚党员。

小时候，每当七月一日来临，母亲总是特别地忙碌。她会早早起床，穿上那件她最喜欢的蓝色衬衫，然后郑重其事地前往党支部交党费。她常说，这是作为一名党员应尽的义务，也是她心中最神圣的事情。那时我尚年幼，不懂得其中的深意，只觉得母亲的神情格外庄重。

母亲离世已近三年，每当七月来临，我总会想起她。那个瘦弱的身影，穿着整洁的衣服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，仿佛岁月从未在她身上留下痕迹。然而，当我整理她的遗物时，却在一个精致的木盒里，发现了她生前的秘密——十份亲手写的入党申请书。

那些泛黄的信纸，承载着母亲十多年的期盼与执着。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三年，每年七月，她都会认真地写下自己的心声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递交，再小心翼翼地收起。那些字迹工整有力，仿佛每一笔都充满了对党的热爱与忠诚。

我一页页翻去，仿佛能听到母亲的心声在耳边回响。她写道：“从学生时代开始，我便被那些闪光的名字所吸引——江姐、刘胡兰、雷锋……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和教育。我发现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那就是共产党员。我愿意像他们一样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……”

读着这些文字，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年轻时的模样，那个怀揣梦想、充满热情的女子，为了心中的信仰，不畏艰难，勇往直前。她的铮铮誓言，让我心潮澎湃，也让我心生敬佩。

然而，母亲的入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，她多次申请入党都未能如愿。但母亲并未因此放弃，她坚信，只要自己不断努力，总有一天会实现心中的梦想。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，深深地感染了我。

终于在1984年，母亲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那一刻，她的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喜悦与自豪。她说，这是她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。我知道，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更是因为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信仰和归属。

母亲对党的忠诚不仅体现在她的入党申请上，更体现在她一生的行动中。作为一名教师，她始终坚守在教育岗位上，用她的知识和爱心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。在她的心中，党的教育事业是她最神圣的使命。她常说：“作为一名教师，我要把党的教育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经营。”

那年七月一日，是党的一百岁生日。母亲早早地守在电视机前，等待着庆祝节目的开始。她打算第二天去交党费，这是她多年的习惯。然而，命运却在这个时候开了个玩笑。那天晚上，母亲突然病发，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我们都没敢提起党费的事，怕触及她敏感的心弦。

然而，母亲似乎早已预感到了自己的不测。在又一次抢救缓过来之后，她虚弱地委托小弟帮她交最后一次党费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母亲眼中的坚定与执着，那是一种对党的深深眷恋与不舍。

在交代完一切后，母亲总结说：“我的一生总的来说还算可以，首先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其次我是一名中学高级教师……”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，也让我更加明白了母亲对党的感情。

如今，母亲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但她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。每当我看到那些泛黄的入党申请书时，我都会想起母亲那瘦弱的身影和坚定的眼神。



失落的村庄 林廖君 摄

霞光满湖

石泽丰

朝阳照着湖面，水面上一道金光直射过来，周围红光闪闪。大自然如此壮丽的构图，就在我的眼前呈现。我开车行至湖面的大桥上，到达桥的正中间，与朝阳遥遥相对。我停下车，走到桥的栏杆边，远眺。这湖、这日光，又让我想起远去的童年。

在这个湖中央的一艘小小的木船上，我曾看到过湖的北面的下仓街。白墙黛瓦的民房，参差不齐地沿湖北岸搭建。一艘艘小木船泊在街脚边，离最近的民房不过二十余米。其中有一艘小木船就是我姑父家的，因为姑父就是下仓街的一个渔民。微风兴起，小木船们被浪簇拥着，船头一扬一扬，一如当年我们在教室里晨读时小脑袋摇晃的模样。

那时，天还没有亮，姑父就带着表哥一同去湖里收网取鱼。表哥比我大一岁，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，姑父就睡在前面的房间里。每到凌晨，姑父就起床喊醒表哥。表哥穿衣漱口后，拿着一根竹篙和一个竹篾篮，跟在姑父的身后，出了门。我不知道凌晨的湖面是什么模样，是漆黑的吗？有渔火吗？风浪大不大？这些，姑父和表哥都没有告诉过我。天大亮，我迫不及待地走到码头边去，去等姑父和表哥回来。这时，朝霞已满湖，一艘艘小木船从湖中划来，披着霞光，由远而近，像一群彼此照应的小鸭子。鱼在船舱中活蹦乱跳，把渔民丰收的喜悦传递开来。岸上等待的家属们有说有笑，看到自己家的渔船靠了岸，急忙走上前去，帮着把鱼装进竹篾篮里，或拎或抬地往家里走，姑姑也不例外。有好几次，他们往回走了，我却还站在原地，痴痴地望着朝阳照耀的湖面，望着远方。那波光粼粼的景象，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时光如流水，一晃近四十年过去了。我与这霞光满湖的早晨不期而遇的时候，我的姑父已经年迈，洗脚上了岸。听说这湖前两年已被保护起来，渔民不再下湖捕鱼了，表哥便进入了打工人的行列，在喧嚣的城里靠勤劳谋生。

“打工”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兴起的热词，许多农村人走出祖祖辈辈生活过的村庄，凭着自己的体力，为他乡的发展去做贡献。当初，我的姐姐就涉过打工的洪水，这湖可以为证。确切地

讲，那是她十五六岁的时候。跟在父母身后务农的姐姐听说湖对面的洲地有一家服装加工厂招工，便央求父母要与同村比她年龄大的同伴一道去试试。父母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答应了姐姐。姐姐在那里干了二十几天，母亲想姐姐了，怕她在那边受苦，决定叫我去油埠村的大姨家里，找大姨家的儿子严晓明，让严晓明带我去把姐姐接回来。严晓明比我大四岁，我自小就喊他晓明哥。

油埠村也坐落在这湖边，与下仓街接壤，家家以捕鱼为生，有船。加之晓明哥家有亲戚在洲地，他水性又好，对洲地的情况又熟悉，所以母亲才会如此安排。大姨听说我的来意后，便叫晓明哥带上竹篙和白布帆去洲地，并叮嘱我们在水上要小心些。

那是一个上午，天气晴好，微风拂面。晓明哥把竹篙做桅杆，系上布帆，小船便御风前行，一路劈波。我坐在船中间，听船底潺潺的水声，看湖面上的风景。那时，我第一次在湖中央看到了下仓街的模样，那些错落的民房，丛林一般挨挤在岸边，皱皱褶褶，如晾在时光中的一件件旧衣衫。湖风拂着脸颊，我惬意无比。在接好姐姐返程至湖中间时，已是落霞满天。霞光铺在湖面上，映照湖面上远远近近的渔网，让我惊叹，这幅渔歌晚霞图需要怎样的天时地利才能看到？我望着眼前壮观的景致，内心充满兴奋。

当初的时光已逝，那落霞满湖的景象，如今在我脑海里像泛黄的老照片。虽遇相似之景，但时过境迁。特别是去年，我经过这湖面上离开故乡的时候，车行至桥上，落日远在天边，快要沉入湖中，如母亲健在时为我送行的身影。那次是我办完母亲的丧事离乡返城的日子，内心五味杂陈且悲痛不已。后来，我在《日落故乡远》这篇散文中写道：“母亲送我离乡的那双眼睛不在了，我的目光之绳没有够到那个熟悉的身影而变得无依无靠……”

再次在途中看到朝阳照射湖面，我惊喜遇到这样的盛景。欣赏、拍照之后，在上车继续赶路之时，我心中又生出些许悲伤。我看着下游随水而去的浪花，看它们一排一排地跟着时间的步伐向远方奔去，仿佛一路上都在演绎着人类的生生不息。

